

拜登政府时期 欧洲在中美博弈中的 角色、基轴与变量^{*}

顾 强 何立强

摘 要：在特朗普政府出台一系列针对中国的政策之后，中美关系已不可逆地走到了新的历史阶段，拜登政府的上台也不会改变此趋势。对于中国而言，在考虑拜登政府时期的中美博弈之时，不仅要深刻洞察美国的政策反应，也要注意第三方（特别是欧洲）所扮演的角色和政策选择。在拜登政府时期，在中美博弈的过程中欧洲的重要性将进一步凸显出来。从现有情况来看，拜登政府时期欧洲在中美博弈中的角色，既是博弈的“棋盘”，也是拥有相当大主动权并尽可能掌握自身命运的“棋手”。欧洲面对中美博弈时的政策基轴中，维持战略自主是核心政策目标，维护欧洲团结是政策基础，“混合方式”是政策手段。拜登政府的上台使欧洲对中美博弈的政策产生一定影响，成为中短期变量，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欧洲对战略自主的维护和实施能力；拜登政府对美欧关系的协调能力；中国对外部环境的反向塑造能力和方式。

关 键 词：拜登政府； 中美博弈； 欧洲

作者简介：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副教授 博士 广西 530004

广西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硕士研究生 广西 530004

中图分类号：D8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 - 4871(2021)03 - 0062 - 17

^{*}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东盟国家对中美战略竞争的认知与政策选择研究”(编号:20XGJ01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感谢《德国研究》编辑部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和修改建议,文中错漏之处由笔者负责。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中美迅速走向对立。拜登政府上台之后,中美关系在整体上依然持续恶化。在国际关系中的绝大多数情况下,双边关系会不可避免地受第三方因素的影响。第三方的角色与政策选择,对中美博弈的结果起关键性甚至决定性影响。对于中国而言,在考虑拜登政府时期的中美博弈之时,不仅要深刻洞察美国的政策反应,也要注意第三方扮演的角色和政策选择。唯有如此,才能尽可能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在中美博弈的过程中,无论从经济体量、综合实力还是影响力来看,欧洲无疑都是影响最为重大的第三方力量。^①因此,研究拜登政府时期欧洲在中美博弈中的角色、政策基轴以及政策变量,具有特殊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拜登政府时期欧洲在中美博弈中的角色：“棋盘”+“棋手”

在特朗普政府时期,欧洲已经变成了中美两国努力争夺的对象,俨然成为中美博弈的主要战场。特别是是否应该采用华为5G设备的问题成为斗争的焦点。可以预见,在拜登政府时期,在中美博弈的过程中,欧洲的重要性将进一步凸显。从现有情况来看,拜登政府时期欧洲在中美博弈中的角色,既是“棋盘”,也是“棋手”。这可从战略实力以及战略定位两方面体现出来。

(一) 战略实力:中美必争且最重要的第三方

在战略实力方面,欧洲是中美皆高度重视且必争之地,同时欧洲强大的综合实力以及独特的外交方式使之能够掌握自身命运。具体而言,表现在三个方面。

1. 欧洲强大的综合实力

在经济方面,英国退出之后的欧盟27国的经济总量与中国和美国相差无几,基本处于同一量级。在科技方面,欧洲拥有大量高科技企业,特别是在绿色技术标准的制定方面掌握巨大优势,在新一轮科技浪潮中与中美两国基本处于同一梯队。在政治方面,其独特的软实力影响着世界各地。欧盟作为具有超国家性质的独特实体,向世界提供了一种平衡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全新区域性模式,充分展现了带有鲜明欧洲色彩的规范性力量与协调发展思维。在欧盟的积极对外输出宣传下,欧洲逐渐成为中等国家在保障自身利益前提下融入全球化浪潮的成功范例,其自身也一度成为“强大”“和平”与“繁荣”的象征,这为欧洲积攒了丰厚的软实力。欧洲正是由于综合实力与中美两强比较接近,在某些领域甚至超过中美两国,所以能够比较从容地掌握自身命运并表现出基本的独立性。

欧洲理事会主席夏尔·米歇尔(Charles Michel)表示:“欧盟和美国,我们之间

^① 本文所言之欧洲是指现在的欧盟及其成员国,故并不包括已经脱欧的英国,也不包括地理上属于欧洲的非欧盟国家。

有分歧,它们不会神奇地消失。美国似乎变了,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对它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同样,美国对欧盟的看法也必须改变。欧盟选择了自己的路线,即不必获得他国的允许而自行决策。”^①这反映出,欧洲领导人对欧洲的综合实力有足够的信心。美国大西洋理事会题为《人工智能、中国以及全球对数字主权的追求》的报告称:“欧盟在布鲁塞尔和柏林圆桌会议上详细讨论的一个方案是,欧洲可充当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桥梁,以某种方式缓解日益加剧的竞争。”^②这侧面说明,欧洲不但能够掌握自身命运,还能够展现出一定的独立性并进一步成为中美之间的桥梁。

2. 中美皆视欧洲为重点争夺对象

从政治、经济以及技术等方面看,欧洲在客观上已成为中美两国争夺的重点乃至焦点,这在华为5G问题上体现得淋漓尽致。特朗普政府后期,已表现出努力修复美欧关系以争夺欧洲之意,时任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和国家安全顾问罗伯特·奥布莱恩(Robert O'Brien)在2020年屡次出访欧洲。拜登政府上台前,无论是拜登总统本人还是政府要员,都曾多次表示要修复美欧关系。从拜登上台后半年的外交行动能够看出,修复美欧关系是其首要任务。拜登的首次外交亮相是参加慕尼黑安全会议,接着参加欧盟27个成员国的线上会议。拜登的首次外交出访,就是到欧洲参加与七国集团、欧盟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伙伴举行的峰会。拜登出访之前更是发表了题为《我的欧洲之行是为了让美国团结全世界的民主国家》的文章以在心理上拉近欧洲。^③新上任的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无论是电话外交还是出访,都以欧洲为首要目标,甚至在首次访问欧洲时表示:“我认为可以这么说,美国在世界上没有比德国更好的朋友和伙伴。”^④这足以反映出拜登政府对欧洲的重视程度以及投入的外交资源。与之相应,中国同样为稳定中欧关系投入相当程度的外交资源。例如,在

^① European Council/Council of the European Union, “Speech by President Charles Michel at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on the Inauguration of the New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2021-01-20, <https://www.consilium.europa.eu/en/press/press-releases/2021/01/20/speech-by-president-charles-michel-at-the-european-parliament-on-the-inauguration-of-the-new-president-of-the-united-states/>, 访问日期:2021-02-21.

^② Matthew Burrows/Julian Mueller-Kaler, “AI, China, and the Global Quest for Digital Sovereignty”, 2021-01-13, <https://www.atlanticcouncil.org/wp-content/uploads/2021/01/Smart-Partnerships-2021-Report-1.pdf>, 访问日期:2021-01-22.

^③ Joe Biden, “My Trip to Europe is about America Rallying the World’s Democracies”, 2021-06-06,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2021/06/05/joe-biden-europe-trip-agenda/>, 访问日期:2021-06-08.

^④ Laurenz Gehrke, “Blinken: US Has ‘No Better Friend in the World than Germany’”, 2021-06-23, <https://www.politico.eu/article/united-states-no-better-friend-than-germany-us-ally/>, 访问日期:2021-06-26.